

中國文學史綱

譚正璧編

上海光明書局印行

中國文學史大綱（全二冊）

編著者 譚 正 璧

發行者 光 明 書 局

印刷者 光 明 印 刷 局

常州路二九六號
九六四二〇

光 明 書 局

支 店

昆 明

重 慶

桂 林

金 華

改訂八版自序

這本書的初稿，作於民國十三年，而出版於明年的秋天。不料不到二年，即由再版而三版。在我的本意，再版之后，就須改作，後來因為沒有空閒的時間，只寫了一篇「三版附記」，將書中的謬誤敘明，即付刷印。本來三版即可以停刊，但我不能阻止發行者的盛意，也不便使購讀者失望，所以以後還是繼續出版。到了去年，中國文學進化史編成，本書正六版出書。在這時候，我決定賣完了即停版，已徵得發行者的同意。但在今年秋季各校開學的時候，又有許多學校向發行所大批購買，作為教科書之用。一天我正在上海，看見這種情形，於是又不得不硬硬頭皮，付之七版，而一面就決定再改正發行。

本來中國文學進化史的內容比這書要多四五倍，只合於大學而不適於中學教科之

用，而且定價較貴，也不適於內地中學生的購買力。本書內容簡單，定價低廉，已銷行萬餘冊，可見他在中學校內需要的程度了。但一讀內容，着實使我汗顏，不但遺漏很多，而且辭句也多不通，即使他人不說，我自己也覺得愧對讀者。爲了這個原因，除非絕版則已，如要再付刷印，就非改訂不可。

這次的改訂既屬迫於不得已，於是不能不竭全力以從事。改訂的結果，第一，第九，第十，第十一、十四章（占全書五分之二）幾乎完全重作，而所收材料，迄於當代爲止。中間新材料的加入——如彈詞的敘述——及謬誤的補正，每章都有好幾處。雖不能說盡善盡美，但也可告無罪於讀者了。

當三版問世時，曾得到友人朱枕梅君及汪鴻勛君的批評，載在十六年學燈（時事新報附刊）的書報春秋。他們的贊許的好意，也很使我汗顏無地。不過後來汪君在另外一篇文字裏，却譏吾爲「對於中國文化懷着滿腔熱血的忠臣」；且說我「因爲西洋文化的大宗輸入，汗流浹背的拼命抬出『國故』的照牌」，却不免使我大失所望。我曾作文駁復

(同汪君原文都載於十六年學燈)，汪君遂沒有再回覆。我的駁文在這裏不想再說，因為這是汪君一時的誤會，凡讀過本書初稿本的讀者，沒有會以為汪君的話不是「無的放矢」的。

在本書裏，有一處優越於中國文學進化史的地方，須得在這裏說明，就是關於彈詞的敘述。在編中國文學進化史的時候，我所得關於彈詞的材料尚不多，去年因編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，女性對於彈詞有獨特的擅長，不能不加以深切的研究，於是就得到較多的收獲。這個收獲，在本書的改訂時又順便利用了。此外，本書雖然名義上是編的，但也有幾處創見的地方：像聖歎所定「六才子書」，係每種文字取其一種，絕無重複，却為前人所沒有道過。再如施耐庵即施君美，在他種文學史上亦從未說過。最近，我又在澄江舊話第一期上看到施耐庵乃東台人，曾在江陰徐姓當過塾師，水滸即作於徐府上。此項材料亦很重要，在本書內當然不容作考證的敘述，但我很願意告訴一般對於中國文學作精密研究的同志，所以附記於此。以上二種發見（當然不是發明），都已為他人採取。

他們的著作發表在后，大概不是偶然的相合，但他們都不言所自，未免遺憾！其他如某君的中國文學史綱，其第一章至第五章幾乎完全抄襲本書，節目分段也幾乎全同，不過易白話爲文言，也沒有將採取的原書列出。本書的材料當然也採取他人著作，但一方將參考書開明，一方却自創體例，決不抄襲他人所用成例。（否則又何必另外編作？）在這點上，那位編者却似乎太不客氣了。

在本書的結束，本有一頁重要的參考書目表，表的前后附帶的聲明：另星的參考書，及各家專集，各種小說，詞曲，詩話，各部總集都不曾列入。不料有一位「目空一切」的大文學家爰暄，在給我的論文學史書（原書沒有直接寄我，却登在南京某報副刊上換取了稿費）裏，不知何據，笑我所參考的書「鬼可憐的只一點兒」。他在那篇文字裏，還罵我「所崇拜的胡適和鄭振鐸等還沒有讀書哩，還沒讀過文學的書哩！」罵我「還沒有認得中國文學的本身，……跟着不看書的人瞎撞！」但他沒有將他自己究竟讀了些什麼文學書告訴我們，也不會將他認得的中國文學的本身究竟是什麼，寫出一本文學史

來給我們看了心服，只是一味「狂吠」，未免有些無聊！我並不反對別人的批評和討論，而且很願意領教別人的批評和討論，只要是誠意的合理的批評和討論。至於「狂吠」式的謾罵，無理由的嘲諷，那只能用之於「村婦罵街」「文丐詐錢」，却不是批評家討論家應取的態度。像爰暲君那樣，一方面目中無人，一方面自己又大搭其臭架子，說什麼「最可恨的如胡適之的荒謬絕倫的詞論（見詞選序）……等，我在矯正我的弟弟時，就有許多困難了。」什麼「我的老師胡光燾先生的『文學史』還不敢問世。」把矯正自己的弟弟以自眩其正，把老師大作不敢問世以自圓其腹箇空虛，那徒見其自丟其醜，猖獗不可耐而已！云何批評討論之有！

本書當然不是盡善盡美的著作，所以也並不沒有什麼可以「非議」的地方。但善不善原是相對的考語，我不相信世上有完全的善和完全的不善。我的著作縱然不能算完善，但也不能說是完全的不善。世上有許多批評家，他們以為非完善的著作不該問世，我就大不敢贊同。如果嚴格地講，一定要完善的著作才問世，那末號稱智識荒的中國更沒有

書可讀了。我以爲著作無論是好是歹，都有問世的必要，究竟是好是歹一任批評家去批評。（其實不問世又何從邀得多數批評家的批評，而知其是好是歹？）如果沒有電燈，甯願棄油燈不用而坐在黑暗裏，如果得不到錦衣玉食，情願看着縕袍簞食而凍死餓死，世上決無此大愚人。否則非名之爲「神經病者」不可了。

感慨的無關宏旨的話太多了，也囉嗦得不像是序言，就此帶住吧！

一九三〇，一二，三一，正壁於黃渡

目次

第一章 叙論·····	一一
-------------	----

一 論文學

文學在歷史上的意義·····什麼是文學·····文學與其他學科的不同

二 論文學史

什麼是文學史·····文學史的種種·····中國文學史材料的搜集

第二章 太古至唐虞文學·····	一三——一九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一 文學的起原

文學起原說·····神話與傳說·····東西文學起原之一轍

二 唐虞以前至唐虞

唐虞以前……唐代文學……南風與卿雲……二典三謨

第三章 夏商周秦文學……………二二——二八

一 夏商

貴族文學的確立……商湯革命影響於文學……采薇與麥秀

二 周秦

周初文學……詩經與孔子……左傳諸子文學……南方賦家的勃興……秦代文學

第四章 兩漢文學……………二九——四〇

一 西漢

帝王作品……司馬相如與司馬遷……樂府之興與古詩十九首……東方朔與小說……

楊雄及其他作家

二 東漢

班氏兄妹……五噫和四愁……漢武故事的盛傳……建安七子

第五章 三國兩晉文學……………四一——五一

一 三國

魏國文學……蜀中文學……吳地文學

二 兩晉

類廢文人——竹林七賢……二陸三張二潘一左……史與小說……翻譯文學……東晉
詩人……子夜歌和懊儂曲

第六章 南北朝文學……………五三——六四

一 南朝——宋齊梁陳

佛教思潮之侵入與翻譯文學……謝顏鮑……竟陵八友及其他……南朝小說……昭明
文選與批評文學……徐庾與陳後主……吳聲歌曲與西曲歌

二 北朝——魏周齊

北方文學之特色……木蘭詩與楊白花……邢魏與庾王

第七章 隋唐五代文學

六五——八三

一 隋唐

隋代文學改革一瞥……初唐四傑與珠英學士……陳張與文章四友……王孟高岑及其他……詩仙——李白與詩聖——杜甫……大歷十才子及其前後……元白與韓柳及其他詩文作家……三十六體及其他……佛教影響於文學……志怪書與傳奇之盛……詞的創作

二 五代

印刷術發明影響於文學……韋莊與蜀中詞人……花蕊夫人……南唐二主與馮延巳……陌上花開之佳話

第八章 兩宋文學

八五——九九

一 北宋

西崑體和古文復興……歐陽修及其他……三蘇與江西詩派……晏氏父子柳耆卿及其

他詞家

二 南宋

語錄與禪學……楊范陸與四靈及其他……通俗文學的初幕……辛棄疾與姜白石……

詩話文選及文料

第九章 遼金元文學……………一〇一——一二一

一 遼金

遼國文學……戲曲的前夜……元遺山及其前之詩文作家

二 元代

四大詩文作家及其他……曲詞代謝……關鄭馬白——北曲作家代表……西廂記與西

遊記……荆劉拜殺與琵琶……忠義水滸傳與三國志演義

第十章 明清文學……………一一三——一四五

一 明代

詩文的復古……永樂大典和八股文……詞家與散曲家……西遊記金瓶梅及封神……
誠齋樂府與四聲猿……安邦定國志與鳳凰山……臨川四夢……通俗短篇五大寶庫

二 清代

桐城派與陽湖派及其前後……女作家之努力於彈詞……詩壇鳥瞰……四庫全書與金
聖歎……長生殿和桃花扇與九種曲和十種曲……通俗小說四大派……崑腔與京劇……
……所謂詞學復興……聊齋志異子不語與閱微草堂……章實齋的文學論與文學史之創
作

第十一章 現代文學與將來的趨勢……………一四七——一七〇

一 現代

辛亥革命的前後……譯界之王林紓……文學革命的先鋒……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……
……新詩壇的變遷……戲劇的三條路……新體小說……散文與雜誌……翻譯文學……
整理舊文學的成績

二 將來

無名作家的悲哀……開快車的時代……世界文壇的大勢觀

第十二章 結論

一 中國文學變遷大勢

南北二派之消長……詩歌的演進……小說的發達……散文的變化……兒童文學和地
方文學

二 作者的態度和希望

作書的動機……史料的窮窘……理想中的完美的中國文學史……將來的希望

第一章 敘論

一 論文學

文學在
歷史上的
意義

學史」。

我們現在要研究文學史，當然應該先要明白「什麼是文學」和「什麼是文

「文學」二個字，在中國古書上的意義是這樣的：論語載「文學」爲孔門四科之一，子游，子夏在文學科，疏謂「文章博學」，意義完全與現在所稱的不同。自漢代起，「文學」變成了官名，漢時郡國皆置「文學」，魏，晉以下都有。唐時太子諸王置「文學」，侍奉文章；州牧府尹，及各都督府各州，也置「文學」，專掌以「五經」教授諸生。他的取義當然

也不脫「文章博學」，不過把孔門私家教育所定的科別，一變而為國家的公務機關，從事的人，一變受教育者為教育者罷了。

類於現代所謂「文學」的意義的，在論語上有所謂「辭達而已矣」，「修辭立其誠」的「辭」字，「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聞也」的「文章」二字。在替代又有「文」與「筆」的分別；「文」指純文學，「筆」指雜文學，一即狹義的文學，一即廣義的文學。梁昭明太子編文選，始排「經」「子」「史」於文學之外，而以「事出沉思，義歸翰藻」的為文；他的兄弟梁元帝也說：「吟咏風謠，流連哀思者謂之文」，這時纔將文學從包羅萬象的學術中獨立了出來。到了唐代，韓愈倡「文以載道」之說，視「文」祇為哲學家發表他思想的工具，意義既偏狹，而又顯然忽視了「文」的本身的特長。於是真正的文學作品，如唐之傳奇，宋之詞令，元，明戲曲，明，清小說，均為純正的學者所歧視，而都不能在當時有所立足。韓愈真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大罪人啊！

什麼是

在最近，始有人專門替文學下定義。著名的國學家章太炎，在他演講的